

2021年第11期：印度喀拉拉邦有太多经验可供借鉴



《妈妈和邻家妈妈们》 阿奴加斯·辛杜·维纳拉尔（印度）作于2017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印度农民和农业工人抗议莫迪政府的活动已经超过了一百天。除非政府撤销让大企业坐享农业利益的法律，他们誓不罢休。农民和农业工人说，这是一场事关生存的斗争，投降无异于死亡：撇开这些法律不谈，自1995年以来，就已有超过**31.5万**印度农民因不堪沉重负债而自杀。

接下来一个半月，印度的阿萨姆、喀拉拉、泰米尔纳德、西孟加拉等四邦以及中央直辖区本地治里将举行议会**选举**。这四个邦的居民人口有2.25亿，若独自计算，将是居于印尼之后的世界第五大国。莫迪总理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这几个州都不是有力的竞争者。



《社区》 高皮卡·巴布（印度）作于2021年

在人口3500万的喀拉拉邦，左翼民主阵线已执政五年，其间面临了一系列严重危机：2017年奥奇气旋风暴的灾后影响、2018年**尼帕**病毒的爆发、2018年和2019年的**洪灾**以及当前的**新冠疫情**。由于喀拉拉邦迅速、全面地采取措施打破感染链，卫生部部长莎伊拉贾因此获得了“**新冠杀手**”的称号。民意调查均显示，左翼将继续执政，打破了该邦自1980年来当政者一直受到反对的定势。

维杰·普拉沙德与喀拉拉邦财政部部长托马斯·艾萨克就即将到来的喀拉拉邦议会选举进行交流。
《人民之声》（People's Dispatch）提供

为进一步理解左翼民主阵线政府在过去五年来取得的显著成就，我与喀拉拉邦财政部部长、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委员会委员托马斯·艾萨克进行了交谈。艾萨克首先告诉我，左翼阵线与右翼阵线之间的来回切换，用他的话说，“令喀拉拉错失了不止社会进步机会”。他说，如果左翼再次胜选，它将“连续执政十年，这个时间足够在喀拉拉的发展进程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艾萨克说，左翼的喀拉拉邦发展战略总方向经历了“跃、走、跳”的过程。

第一阶段的“跃”是指再分配政策。喀拉拉邦在这方面声誉卓著，工会运动组织进行了成效卓著的收入再分配，喀拉拉邦的工资水平在全国是最高的。农民运动组织通过一项成果显著的土地改革计划对土地资产进行了再分配。在喀拉拉邦，左翼运动兴起之前便有过一些强大的社会运动组织，而今左翼继承了它们的传统，促使喀拉拉邦历届政府为群众提供教育、医疗及基本需求。因此，喀拉拉的普通人享受了比印度其他地方更好的生活品质。

但这一进程有一个问题。由于社会服务部门的开销巨大，就没有足够资金或资源进行基础建设。因此，喀拉拉邦的社会发展事业进行了半个多世纪后出现了严重的基础设施匮乏。

现任政府在应对危机上令人瞩目，确保社会不会运转失灵，确保喀拉拉邦无人挨饿，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人都能得到救治。但我们取得了一项更为瞩目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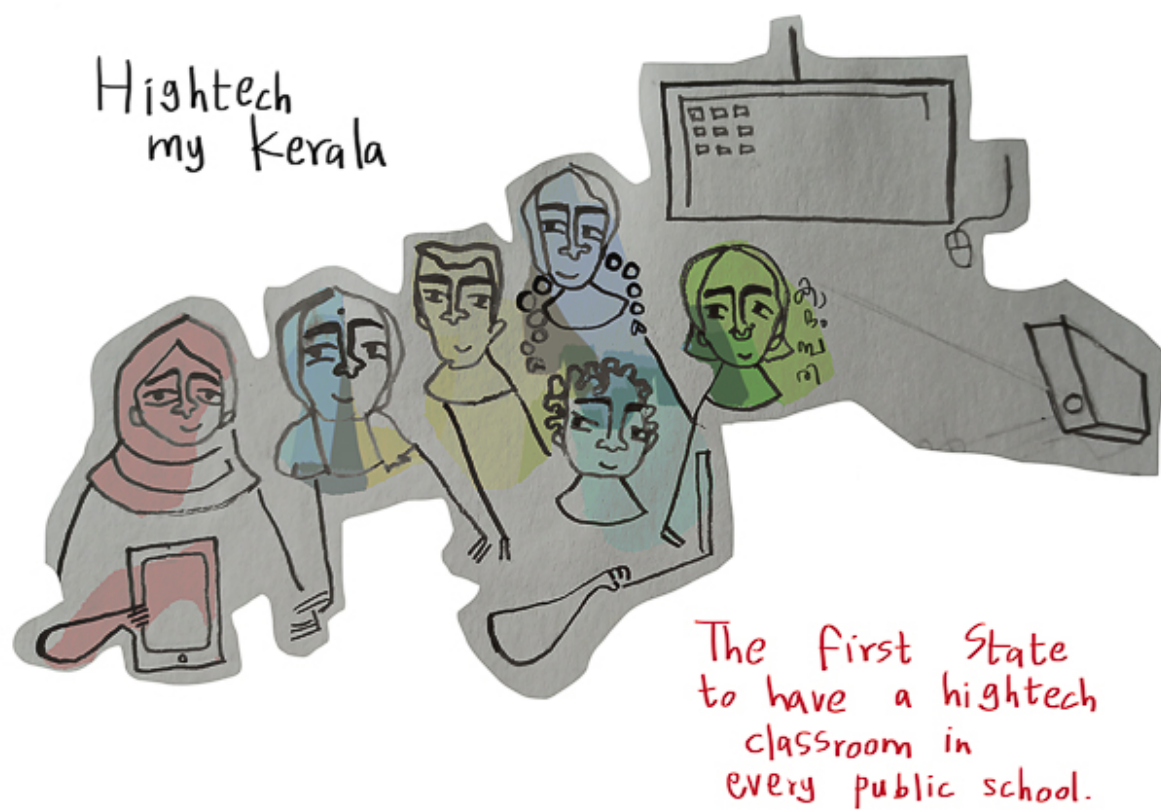


《绿色的喀拉拉》 朱娜伊娜·穆罕默德（印度）作于2021年

政府的做法是搞好基础建设，着手转向经济的另一个基本点。升级基础设施所需资金达到惊人的6千亿美元（约合110亿美元）。左翼政府如何筹到这么多基建资金呢？作为印度的一个邦，喀拉拉的贷款不能超过一定限度，因此左翼政府建立了喀拉拉邦基建投资基金委员会（KIIFB）等机构。政府通过委员会开支了1千亿美元（约合18.5亿美元），“在基建方面取得显著变化”。再分配的“跃”、基建发展的“走”之后，“跳”的阶段开始了：

所谓“跳”是指我们向人民交出的一份计划。现在，传输线路、电力保障、供投资者前来投资的产业园等基础设施都有了，我们要建设喀拉拉光纤网，这是由邦政府所有的超高速网络，任何服务提供商均可使用。这就确保人人待遇平等，且无人得到过度优待。我们要为所有人提供网络。这是每个人的权利。穷人都将免费享受宽带接入。

这些都为又一次大跳跃提供了保障。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希望改变经济的根基。我们经济的根基是商业作物，由于向“自由贸易”、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污染严重的化工业等开放，正处于严重危机。因此，我们如今意识到，我们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可以是知识产业、服务产业、依托技术的产业等。那么，如何实现经济基础产业新旧模式的转变呢？



《高科技学校》 卡达姆巴里·维嘎（印度）作于2020年

喀拉拉邦新的经济机遇有哪些？首先，由于向数字平台经济的转变，喀拉拉将凭借较高的识字率、由邦政府全额资助并将对全民开放的网络连接等优势发展IT产业。艾萨克说，这“对女性就业将产生巨大影响”。其次，喀拉拉邦的左翼政府将改革高等教育，发扬喀拉拉邦合作生产的传统（其中一个例子是乌拉隆格尔劳动合同合作社，它最近用五个月的时间对一座旧桥进行了重建，比计划提前了七个月）。

喀拉拉邦希望摆脱古吉拉特模式（资本主义企业高增长但人民几乎没有社保福利）、北方邦模式（既无高增长又无社会福利）以及提供高福利但产业几无增长的模式。喀拉拉邦的新计划希望获得可控的高增长，同时提供高福利。艾萨克说，“喀拉拉邦希望为个体尊严所需的生活、保障与福利创造基础。”这对产业发展和福利都提出了要求。他提醒我：“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属于资本主义的印度。但在这里，在限制范围内，我们应该设计出一个能启迪印度所有思想进步人士的社会。没错，建设新社会是可能的，这就是喀拉拉邦的想法。”



卡纳克·姆克尔吉

喀拉拉模式的一大特点是遍及全邦的强大社会运动组织。其中包括一个广泛阵线，由具有百年历史的**共产主义**运动组织和成立于40年前的1981年、拥有超过一千万成员的全印度妇女民主联合会组成。全印度妇女民主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是卡纳克·姆克尔吉（1921-2005）。她被称为卡纳克迪，在十岁就加入了自由运动组织，为了将世界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枷锁解放而终身奋斗。1938年，17岁的卡纳克迪加入印度共产党，凭借卓越才华对学生和产业工人进行组织。1942年，为了反法西斯斗争，卡纳克迪协助创立了妇女自我防御委员会，该组织在帮助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的灾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次大饥荒的始作俑者是帝国主义政策，导致三百万人死亡。这些经历加深了卡纳克迪对于共产主义斗争的热忱，她为此奉献了余生。

为了纪念这位共产主义先锋，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用女权主义**研究**《苦难的妇女、抗争的妇女》（*Women of Struggle, Women in Struggle*）第二期向她的一生、她的事业致敬。这项研究的主要撰稿人伊

丽莎白·阿姆斯特朗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全印度妇女民主联合会的著作，LeftWord出版社现已出版平装本。

今天，像全印度妇女民主联合会这样的组织一直在为工农妇女鼓舞信心、壮大力量，而妇女在喀拉拉邦、这次农民反抗活动乃至世界各地的斗争中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她们不但表达自身的痛苦，更表达自己的渴望以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这样的憧憬，必须与喀拉拉邦左翼民主阵线政府等组织携手共同实现。

热忱的，

Vijay



I am Tricontinental:

Emiliano López. Researcher, Buenos Aires office.

I divide my days into coordinating different research projects for 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teaching virtual university classes, and caring for my young children. Every day I seek to understand why the world has turned upside down. I have been studying the inequality caused by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 South, particularly in Latin America – in ‘Our America’ (Nuestramérica). I am also always thinking about how to support the organisation of our people in the South with our modest work.

tricontinental

阿根廷办事处研究员 埃米利亚诺·洛佩兹(Emiliano López)

我把时间分配给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各类研究项目的协调工作、在线教授大学课程以及照顾年幼的孩子。我每天都在试图理解世界如此混乱的原因。我在研究帝国主义在全球南方造成的不平等现象，尤其是在拉丁美洲，也就是我们的美洲。我还一直在思考如何为组织动员南方国家的人民尽绵薄之力。